

探访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本报即日起开设“探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栏目，讲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故事。

——编者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生动展现五千年前璀璨文明

方彭依梦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良渚博物院供图



良渚文化瑶山遗址12号墓采集的玉琮。良渚博物院供图

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巍然矗立的宫殿区、出土大量精美文物的分等级墓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以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繁荣，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201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已形成“1+3”立体展示阐释体系，目前开放有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通过文物展示、遗址现场展示和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公众深入感悟良渚文明的璀璨。

再现古城气象万千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包括城址、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外围水利系统等。城址为三重向心式布局，位于中心的是莫角山宫殿区，宫殿区外围是内城和外城，整体布局与后世“宫城、皇城、郭城”的都城结构相似，是中国早期都城规划营建的典范。

“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有专家这样形容今天的良渚古城遗址。历经5000多年沧桑，地面上除了台地、土坡和被植物覆盖的水坝遗迹等，看不到明显的建筑遗存。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坚持‘最小干预、最大阐释’原则，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展陈体系和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打造‘走入式、沉浸式、体验式’的美丽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运营负责人郑佳说。

“良渚古城周长约6公里，城墙接近长方形，转角处为圆形。大家看，那边绿色的凸起部分就是良渚先民夯筑的南城墙，城墙里是内城区域。”顺着讲解员的指引看过去，只见一道土坡上长满了三叶草，鲜明的绿色将其与周围的土地区别开来。

为了让参观者更好地辨识各类遗址，公园内通过不同植物来标识不同的遗址，比如水稻种植区域表示古城的水域，狼尾草区域为良渚文化时期的台地(良渚先民堆筑的生产生活区)。

“南城墙陆城门是良渚古城目前发现的唯一陆地城门，装有红色钢网的地方可以看到明显的台基。”讲解员介绍，3个夯土台基正是城门遗迹，金属网格雕塑再现了良渚先民进出城门的景象。

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钟家港古河道旁，笔者再次看到了金属网格雕塑，呈现出各种手工业场景。据介绍，这条河道里出土了大量石器、木器、玉器坯料以及护岸木桩等，推测河道两侧原来存在手工业作坊。

钟家港附近有一处“宫殿巨型木构”复原展示区，6根巨型木构件按照考古发掘时的原状陈列在40米长、12米宽、3米高的探坑内，十分壮观。2017年，钟家港古河道发掘出一批巨型木构件，其中6根体量较大的被称为“大木作”，最长的达17.2米。这些木构件表面有方形卯孔等加工痕迹，经鉴定，它们的年代与莫角山宫殿区的建筑遗迹处于同一时期，由此推测它们就是建造宫殿所用的木构件。

“这些木构件原件存放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长达数年的脱水处理。我们根据考古发掘时采集的三维数据，利用3D打印技术复原了6根木构件。通过近距离观看这些木构件，游客可以想象良渚宫殿的宏大规模。”郑佳说，用大型木构件营建宫殿需要很强的动员能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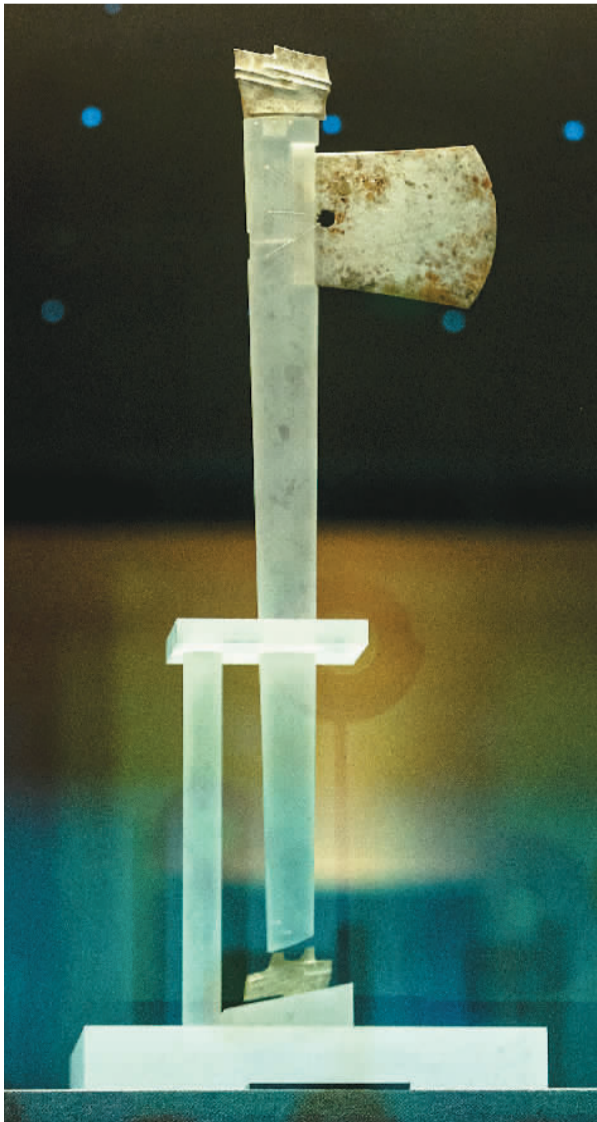
组织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工已经很明显。

莫角山宫殿区由几处人工堆筑的台地组成，其中规模最大的叫大莫角山台地，堆筑最高点达16.5米，远远超过城墙的高度。“这里是良渚古城的权力中心，象征着至高的地位。”郑佳说，“2023年6月15日上午，第19届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大莫角山台地上成功举行。”

大莫角山台地底部贴有几个二维码，用手机扫码，即可开启一场“穿越之旅”。“这是2023年10月上线的‘朝圣之路’AR体验，运用最新科技手段打造了6个AR场景，展现良渚先民的生活环境、陶器制作、宫殿建造、祭祀仪式等。游客在登上莫角山的过程中，可以在手机上自由观看各个AR场景，感受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奇妙体验。”郑佳说。

良渚先民不但营建了宏伟的古城，还修筑了庞大的外围水利系统，这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和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良渚水利系统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治水智慧，不仅具有防洪功能，还形成了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走进老虎岭遗址公园内的遗址陈列馆，可以看到一



良渚文化瑶山遗址7号墓出土的玉钺组合。良渚博物院供图



航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章勇涛摄(人民图片)

处水坝遗址剖面。剖面上有清晰的块垒状分层，这是草裹泥的痕迹。“草裹泥是良渚文化独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工艺。用木叉撬起一块淤泥，用苕溪边的芦苇进行竖向包裹，再用芦竹条等进行横向缠绕，就做成了草裹泥。”讲解员介绍，草裹泥和现代修水坝用的草袋功能相似，可使土坝不易崩解。

水坝遗址外有一层透明的保护罩，采用特殊玻璃材质制成，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不影响游客观看。遗址陈列馆内部安装了红外网格相机和温湿度传感器，对遗址本体进行24小时监测，以便实时掌握遗址安全情况。

瑶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东北约5公里的山丘上，由一处祭坛和13座高等级墓葬组成，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玉器。沿着阶梯登上祭坛，可以看到祭坛顶部呈平整的长方形，中间偏东的位置有一个用灰色黏土填埋的回字形沟槽。专家研究认为，这个祭坛除了用于祭祀，很可能还具有天文观测、测年计时的功能。

先民生活多姿多彩

良渚先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有哪些发明创造？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来到位于良渚古城遗址东南面的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介绍，良渚博物院常设展览分为“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3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600多件(组)，并结合数字化展示、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方式，让观众全面了解良渚遗址考古成果及其价值，了解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4300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环太湖地区。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出现了一些新型农具。距良渚古城东面20余公里的茅山遗址发现了总面积5.5万平方米的古稻田，有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和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堪称“史前的超级稻田”。

展柜中陈列着一件茅山遗址出土的分体式石犁，由几个部件组合构成，整体呈三角形，并带有钻孔。“分体式石犁是良渚农具的杰出代表，形状与今天的铁犁非常相似，是良渚先民用来翻地的工具。”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社教专员叶素芬介绍，早在崧泽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5300年)，江南地区就出现了体积较小的石犁。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变大变长，将间断式小触面耕作变为连续的大触面耕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是良渚古城内出土的炭化稻谷。它们与现代稻谷相差无几，已有籼稻、粳稻之分。”叶素芬说，古城宫殿区南面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39万斤炭化稻谷，专家推断此处遗址应是古城粮仓。

展厅内还展示了良渚古城下家山遗址出土的猪骨、桃核、南酸枣核、螺蛳壳、河蚌壳等。考古发现表明，良渚先民除了种植水稻，还饲养家畜、栽种果树，进行渔猎、采集活动，饮食结构丰富多样。

良渚文化时期产生了以制陶业、玉石业、漆木业等为代表的专门手工业。良渚先民使用先进的快轮加工技术制陶，陶器形态规整对称，整体风格端庄稳重，有炊煮器、盛食器、酒水器、存储器等类型。

刻符黑陶罐是良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它是一件短颈、宽肩、鼓腹的圆形容器，在余杭区南湖被发现，由于长期埋藏于水中，表面有大片红褐色水锈。凑近端详可以看出，陶罐肩部一圈有12个刻符。

“良渚陶器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符号，既有图画式的表意性符号，也有线条简单的指事性符号。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视为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有重要价值。”叶素芬说，这件黑陶罐上的刻符记录了良渚先民用网、箭猎捕一只老虎的故事。

良渚先民制玉技艺高超，设计出一套用以标识身份和等级的玉器系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玉文化。玉器纹饰雕刻有浅浮雕、镂雕、微雕等方式，尤以微雕最令人惊叹。叶素芬告诉笔者，良渚先民能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画5道互不重叠的线条，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做到。

“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玉器约有40多款，但核心玉器只有3款，就是琮、璧、钺。”叶素芬介绍，玉琮是良渚先民创造的祭祀重器，有固定的纹饰和器形，在各类玉器中体积最大，堪称良渚文化最典型的器物。第19届亚运会吉祥物“琮琤”就是以良渚玉琮为原型设计的。

展厅里陈列着瑶山遗址12号墓采集的玉琮。琮经打磨分为两节，上节琢刻有尖角的神人纹，下节刻画兽面纹，神人兽面均以双圈管钻眼。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法器，良渚玉琮几乎都刻有神人兽面纹，象征其拥有者的尊贵身份。

玉钺是良渚文化中军权和神权的象征，相当于权杖。一套完整的玉钺由钺身、钺钗、钺瑁(杖冠饰)、钺徽(杖端饰)组成。“这是瑶山遗址7号墓出土的玉钺组合。”叶素芬说，“有瑁有徽的良渚玉钺目前只发现7组，这里展示的便是其中一组，非常珍贵。”

独立展柜中展示了良渚博物院的另一件“镇馆之宝”——刻鸟立高台符玉璧。玉璧上12点钟的位置刻有一只鸟，站立在高大的阶梯状祭台上。神鸟是良渚先民的

图腾，象征着原始信仰，良渚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以鸟为造型或饰有鸟纹的玉器。

文化遗产焕发活力

“一小铲，五千年”。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钟家港作坊区东北面的公众考古区，公众考古志愿者黄澎挥动手铲，仔细寻找泥土中是否埋藏有文物。

这是黄澎第二次参与公众考古活动。“非常幸运，我两次都挖到了文物，是一些用来雕刻玉器的残石。”黄澎告诉笔者，在考古现场，首先要听专家讲解良渚文化和考古知识，学习如何使用手铲、刷子等考古工具；然后在专家指导下，进行铲边、剖面、捡拾等考古工作。如果挖到文物，要及时上报、记录信息，认真进行淘洗，并完成考古日志。

“以前只在博物馆看过文物，在电视中看到考古，觉得很神秘。参加公众考古活动让我对考古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亲手挖出文物更是惊喜，切身感受到良渚文化的魅力。”黄澎说。

杭州良渚古城文旅集团董事长杨嘉宾介绍，除了公众考古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还设有适合青少年体验考古的区域“考古天地”，体验木骨泥墙制作、大木作加工、户外夯土夯筑的实验考古区，体验玉器、陶器、漆器制作的作坊区。“考古是打开时光之门的钥匙。通过打造公众考古、实验考古等互动体验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课程，拉近公众与良渚文化之间的距离，让古城遗址焕发新的活力。”杨嘉宾说。

写春联、拓年画、看皮影、品美食……春节期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门处的市集格外热闹，60余个摊位涵盖文创精品、艺术手作、非遗体验等，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

杨嘉宾介绍，良渚生长力市集于2023年4月启动，以“唤醒良渚文化生长力，回归当下美好生活”为主旨，将良渚文化元素融入创意市集。如今，良渚特色品牌活动已渐成体系，包括四时庆典、西门市集、“一月一字符”活动等。

良渚色丝巾、玉鸟刺绣发夹、小鹿冰箱贴……在良渚文创旗舰店，来自湖北的游客王女士选购了不少心仪之物。“这些小物件设计精巧，既能体现良渚文化特色，又很实用。”王女士说。

据介绍，目前已有11个品类600余款良渚文创产品面世，涵盖家居日用、办公文具、贵金属、潮玩、美妆洗护、食品、箱包服饰等，“良良”“小鹿”“五千年”等IP品牌颇受欢迎。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进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研究、遗产保护、科普研学、文旅融合等工作，完善“一院三园”体系的综合设施，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提升游览体验、展示考古研究新成果，全方位擦亮“五千年中国看良渚”金名片。



刻鸟立高台符玉璧局部特写。良渚博物院供图